

寂寥的午後，偷得浮生半日閒。我漫無目的地整理著一箱箱雜物，走神之際，一陣刺痛把我從散漫拉回來，俯首一看，一抹怵目驚心的殷紅至手指流淌而下，在潔白的大理石地板上顯得格外刺眼。無暇顧慮指頭上的傷，手掌上一片但分色映入眼簾，彷彿聽見颯颯的風聲，伴著深海鹹鹹的味道…。

大地被朝暉曬得通，猶記那次家庭旅遊，多了外婆的陪伴，身旁的景物如甦醒了般，跳起了曼妙的華爾滋。一望無際的嶄新視野，海風吹送著清晨的清爽涼意，千堆雪翻騰著夏季的熱情奔放，我吸起輕鬆愉悅，右手牽著外婆興奮地踩踏著都市小孩嚮往的海浪。就當我一手撩起褲管時，一抹柔和的粉紅突然闖進視野，回頭望進外婆深邃無限的眸中，我輕輕接過外婆手中的貝殼，花添喜地地收進口袋，但對於當時尚年幼的我而言，那只貝殼就僅僅像三歲小孩的玩具罷了，那般平凡普通，一晃及過。

遠望外婆的背影，只是遠望。太多繁雜的課業，太多生活的行程充斥，屢屢在偶訪外婆時，我並沒太多情感，看著外婆在廚房默默主他的愛時，特感滄桑。外婆一面招待我們，一面照顧孫子，她那驚鴻一瞥的笑使我咽下了所有的話語，只得如湖泊上霧靄氤氳的縹緲。外婆的含辛茹苦，是無私的，就像那粉色貝殼的光彩，外婆對我的所有寄託，所有期望綿延不絕，永不停歇。

親情的隱藏，總把流光誤。一條銀線穿過貝殼，連繫了所有孫女對外婆的愛，連繫了所有遲來的暖心關懷，連繫了所有不完美的結局。我漸漸發現我隱藏的愛，唯有即時表達，才能重拾外婆對子孫的信心，才能重得我與外婆的溫暖親情。

窗外灑進的陽光照著貝殼，通著外婆暖暖的愛。我小心翼翼地將它掛在書桌前的台燈上，當台燈亮起，我會隨時銘記外婆的背影，銘記我不該隱藏的愛。而我相信，隱藏的愛若是及時表達，溫暖將會像海邊輕拂的徐風，無所遁行。

第二名 隱藏 王維恩

「白毛浮綠水，紅掌撥清波。」在湖面上悠遊的白鵝靦腆如身穿白紗的新娘，她不抬頭，只是將頭低低彎著，那紅喙夾出的笑，淺淺的。在一群顏色斑雜，快速游水嬉鬧的野鴨中，她最吸引我的目光。風吹起，那浩然的羽毛飄落在我的童年中，悄然落在回憶裡。

上了國中，外公過世了，我很少回到鄉下的湖，更少憶起在那兒無憂無慮的童年，取而代之的是作業與書堆。在學業方面得心應手的我，在班上總獨占鰲頭，一張張第一名的獎狀伴隨著濃濃的成就感，讀書成了我戒不掉的癮頭，我也一直是以成績方面為傲。上課老師的問題我無所不答，下課同學問老師的題目無所不會，同學們無不擺出欣羨的眼光，但當他們求救於我時，我總持著高姿態，深以為這是王者的姿態。

一次分組課時，我才知道我錯了，踽踽獨行於學海中，我淪落在高傲裡，沒有人想和我一組：「你那麼聰明，哪需要我們！」一句話刺入了我的心，眼淚如不止息的湧泉，那驕矜侵蝕了我半個國中生涯，埋住了太多太多我應在國中時期該做，該擁有的事與品德。

心情跌到谷底，我再次回到鄉下，那療癒的風輕拂驕傲所繫出的傷，看著碧綠的湖水，我再度想起那隻白鵝。雖然她沒有斑斕的羽毛，但在潔白皓羽下卻隱藏著「曖曖內含光。」的教訓。我願以「謙受益，滿招損」的教訓走完為學之路。

第三名

隱藏

陳子婕

隱藏，因為羞恥與自知；隱藏，因為抑鬱與傷感；隱藏，是因為知曉這並非適合赤裸裸地攤開於化日光天，於是我將它隱藏在潑墨的夜裡，深藏於內心。

我從未對外人提起，家中的光景究竟如何。在外無論多麼神采飛揚，回到家，現實依舊如一記沉重的當頭棒喝，不時警醒我，我的父親是植物人。他並沒有偷拐搶騙，也並非十惡不赦的罪惡之人，他只是病了，但我仍從未向外人提起，我想如此隱藏應該是人之常情吧！而且，即使符合資格，我也從不申請中低收入戶的輔助。

設想，若是不將它隱藏，原本藏匿於黑暗的事，曝於世人眼中，我的自尊心實在無法應允，長輩帶著憐憫惋惜的眼光，同儕或施捨或嘲諷的言語，儘管一切盡是我的想像，但這件事在我心中，仍被視為「羞恥的」、「隱私的」，使我無法坦然地在別人面前不改色的提起。

儘管這件事帶给了我許多無形的煩惱及壓抑，但就另一方面而言，他也帶給我更寬闊的視野。因為有著相似的煩惱，我不會以異樣的眼光看待那些需要幫助的人事物，不只是不排斥或歧視，更多的事「平等」而非「同情」，人的醫生或多或少都會經歷交為艱辛的時刻，旁人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平等看待，而非嘲弄揶揄，甚至自以為的平等。

隱藏，可能是刻意為之或不經意之舉，隱藏，可能是因為羞於見人或不想造成他人的擔憂。它可能帶來麻煩，因此我將之隱藏，但這樣的隱藏也不全然是壞事，換個角度，鬧劇也可以轉變為一齣良戲。

第四名

隱藏 何姵萱

許多依靠本能行動的生物天生就能夠隱藏，而這樣的隱藏使牠們不會輕易被察覺，幫助牠們遠離危險。例如烏龜能將自己縮入硬如鋼鐵的殼中；竹節蟲透過身形能將自己隱入樹枝中；變色龍能任意切換自己的體色融入環境。人類並沒有以上各式各樣的隱藏方法，卻擁有智慧以及獨立的思想，我便利用這些，將真正的自己隱藏了起來。

起初，我也是個率真任性的小孩，毫不保留的將自己展現在眾人的視線中，並不會把想法塞在心裡，而是勇敢的說出來。然而，人們卻無法接受，父母總是覺得我不孝順愛頂嘴，同儕更是聯合起來排擠我，只因為我不是順著他們的想法行事。久而久之，我便將真實的我銬上手銬，關進了身體深處，外圍更是纏上了一圈又一圈的鎖鏈，儘管時不時會難受，我也不想將她放出來。只要放出來就又要面對世界不理解的目光而被排除在外，所以我選擇隱藏起真正的我。

隨著年紀的增長，我將自己愈埋愈深，然而周遭的看法又變了樣，父母責備自己只會忍氣吞聲沒有主見；朋友指責自己沒有真心……等，這樣巨大的變化令我不知所措，就如同棋局進入了死局，動這一步會錯，動那一步會錯，絞盡腦汁思考卻都是錯。於是，我解開了繁瑣的鎖鏈，打開了手銬，卻又將嘴巴給捂住，又再次做出了退讓。我不會將自己完全隱藏住，改成隱藏自己的想法。

我沒辦法像陶淵明一般不為五斗米折腰的任真自得，卻也不能毫無主見任人魚肉，所以經過一次次的摸索一次次的改變，我領會到了需要取得平衡才能生存在社會當中，不能毫無自我，也不能唯我獨尊，因此需要適當的表達心情，但不能夠將最原本的自己透露出來，這樣就能夠最大限度的保護自己。

每到夜深人靜時，黑夜便張開惡魔般的羽翼籠罩著我，孤寂無聲的房間、低氣壓的心情，使得氛圍更顯低迷。

有句話說：「愛笑的人背後或許有更多心事。」沒錯，我是那愛笑的人。或許當你看見我時，我的笑容可以使你感到溫暖；或許當你聽見我的笑聲時，可以使你感到快樂。但，你看到的是真實的我嗎？其實自小以來，我並不是那天生即擁有「好笑神」的面貌，每當和妹妹並肩齊步時，叔叔、阿姨們總是異口同聲的稱讚妹妹「得人疼」而我在一旁，以那綠葉襯托紅花般扮演配角。而升上小學後，我也不再喜歡笑，或許是小時的記憶影響我甚多，對於同儕、朋友們也不易嶄露笑顏，因此給旁人的印象便是難以相處、個性陰沉。

直到升上國中後，我喜歡上一個男孩，他曾說過，他喜歡笑容滿面的女孩，因此，我天天對著鏡子練習微笑，一次、十次、百次……為的就是練出那一抹燦爛的微笑。「微笑」成了我的招牌表情，待人接物皆掛著一絲笑容，有人說：「妳變美了！」、「妳感覺好開朗！」、「妳看起來好好相處！」就這樣，我持續了我的「微笑人生」直到現在。

但我不是洋娃娃，微笑久了會累呀。每個夜晚，我厭倦那硬擠出的笑容、那皮笑肉不笑的偽裝。可那笑容是我的防護罩、是我的避風港，它讓我在這「外貌協會」的世代，能夠看起來更加和善。自卑其實仍住在我的心中，但它隱藏在那燦爛的笑容背後；隱藏在那琅琅笑語中。不想微笑，但不得不微笑；不想隱藏，但不得不隱藏，我不願那自卑再次茁壯，影響我的心情、我的人際關係。

笑裡藏了一把刀，一把刺痛我記憶的刀。

知名作家朱自清將濃厚的父愛化在背影裡；印度國王沙加汗把對愛妻的深情隱於泰姬陵；樂團五月天讓勇氣和希望藏在歌詞中，他們所做的一切，皆是讓難言之隱有個宣洩的出口。因為人，都有隱藏的東西。

剛升上高中，一年級的菜鳥新生活總是處處充滿驚喜，令人驚豔，尤其是各社團的活動和跑班選修，新穎的事物接踵而來，使我每天都過的很精彩。但，也就是這樣的新環境、新同學，給予我十分大的壓力：熟悉的朋友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新面孔讓我來不及適應。擔心同學會覺得我哪裡不好，害怕在班上交不到志同道合的朋友，龐大的恐懼感侵入我的內心，將我僅存的信心打垮，於是，在如此焦躁不安的情況下，我選擇隱藏最真實的自己。只要隱藏自己所有的主觀情感，不將情續外露出去，迎合他人的各種意見，那自己應當不會交不到朋友。

至此，每當別人和我有意見相左的時候，我總會隱藏自己內心所認為的情感，毫不遲疑地選擇對方的想法，就這樣，我交到了許多朋友，可同時也活得不快樂。我百思不得其解，明明我已經獲得自己想要的生活了，也奪得他人很高的評價了，為什麼我總過得如此的悶？這個讓我擠盡腦汁都想不出來的問題終在張林先生的信心創造奇蹟中尋得了答案。書中的主角也是怕不被眾人所喜愛因而隱藏真正的自我，他成了一個沒有主見，毫無想法，只會一味附和他人，沒有特色的空殼。是啊！我是不是，也像他一樣，為了討好這變化萬千的世界，而遺忘了最真實的自我呢？我是不是，為了怕被大家厭惡，而背棄了我性格的初衷呢？唉呀，人在一生中碰到的人太多，本就無法讓所有人喜歡你，更何況，成為別人應答的機器，這樣沒有意義，毫無靈魂的生活，絕非我所嚮往的人生，或許只要拿出真心交友，別人也會真心待你，即使失敗了，我仍保有我自己最有色彩的生活。

現在的我，過得很愉快，活得很精彩，在面對那些有趣的新玩意兒時，陪我一起闖得是那些以真心交來的好朋友。所以，不是說隱藏不對，而是凡事過與不及都不好，例如，隱藏在朱自清筆下的父愛，如果稍微用嘴巴，亦或是寫封信來表達；假使那些，你害怕失敗，恐懼不安的事，拿出點勇氣改變，提出些信心面對，那麼，你的世界，你的視野，可能就會有些許的不一樣。